

據悉，隨着人口的老化，到2039年，香港可能會有30萬人，或11%的人口患上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症）。而我們對這個病症又了解多少？

香港話劇團的最新演出《父親》，真實描寫了腦退化症病人及其家人的處境與故事。劇本曾獲得2014年法國莫里哀戲劇獎最佳劇本，並獲提名羅蘭士・奧利花獎與東尼獎。該劇由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執導，更難得邀來劇團前藝術總監毛俊輝助陣，飾演父親一角。

角色吃重，台詞密集，毛俊輝大呼過足戲癮，更開玩笑道，演這個角色，如果中途忘了台詞也不打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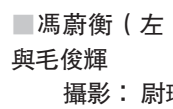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攝影：Keith Hiro）



■辛偉強 ■黃慧慈



■高翰文



■馮蔚衡（左）與毛俊輝

攝影：尉瑋

毛俊輝再登台板 演繹記憶褪色中的人生百味

《父親》

法國著名青年劇作家霍里安・齊勒（Florian Zeller）於2012年寫下了《父親》（Le Pere）的劇本，講述患上腦退化症的父親Andre 逐漸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而被女兒與其同居男友接回家一起住。劇本從父親的視角切入，在他眼中，現實世界的真實與秩序都逐漸瓦解，一切都變得很陌生。時而清醒時而迷糊的他引發了家中的諸多矛盾，也令得照顧自己的女兒不堪重負……

劇本巧妙不屑煽情

這樣的故事聽來逃脫不了悲情的展示，但齊勒的筆觸儘管真實、精準，卻能不落俗套地舉重若輕。毛俊輝認為，最吸引自己的就是劇本的「創造性」，編劇沒有對題材中的沉重避重就輕，也沒有悲慘兮兮地故作煽情，而是通過很有創意的戲劇方式來表達。「這是很聰明的戲，」他說，「這個題材不一定討好，當然可以做得很煽情，但是不一定討好的。齊勒是很嚴肅地面對這個題材，但寫的時候又是很有創意的。通過患上腦退化症的病人的眼來看事情，和他身邊的家人。事件的發生，不停反反覆轉，從看戲的角度來說是很有趣地引觀眾看下去，而從故事的角度來說又都合情合理。因為那些變化和主角的病的發展是有關係的，和他身邊人的經歷也是有關係的。這很難得，作為演員，遇上這樣的戲是挑戰。」

齊勒對劇本的定位是「悲鬧劇」，劇中題材嚴肅，卻也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毛俊輝說自己排練時總是忍不住笑場，「他（父親）整天撞板嘛，完全脫離在狀況外。」在導演馮蔚衡看來，這個「鬧」，和我們平時所以為的鬧劇又不同，「劇中的鬧劇的元素，更多是一種荒誕。」她形容劇本編寫得十分巧妙：「結構很跳動，不是順着下去起承轉合的方式，而是有幾個層次在裡面：事件發生的次序、編劇寫的次序，還有演員如何去演繹的層次。最重要的是要理通整件事情的脈絡，演員只有觀察到前面兩個層次，才能有自信去抓住這個戲。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是「找戲」非「排戲」

為了排演這個劇本，劇團專門找了醫生來了解腦退化症，也去觀察真實的案例，大家一致認為，將這個劇放到香港的舞台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醫生很仔細地給我們介紹這個劇，很shocking，原來在社會上是很普遍的。我們也去訪問了一些地方，

這是個很值得關心的問題。」毛俊輝說，久未踏台板的自己之所以會接下這個角色，一是因為劇本精彩，二也是因為這是個着重於「表演」的戲、一個「演員的戲」，技癢的他自然忍不住要去挑戰。「這個戲不容易做，演不容易，導也不容易。其要點不是去『排戲』，而是要去『找戲』，花很多心機去把戲找出來。如果純粹只是想風格上和形式上去展現，不是不能做，但是我覺得會有欠缺。一定是要很有心思在表演上琢磨，這是個表演的戲。所以我自己也接受了這個挑戰。那麼多年來我都是導別人的戲，我也很想再 taste 下做演員其實要怎麼去找到那個戲出來。從導演角度我很熟悉，但從演員，畢竟離開了很長時間了，這次就是很好的體驗。」

馮蔚衡則說，得知毛俊輝願意接下父親一角，自己是喜出望外又戰戰兢兢。「我看到這個劇本時，心中就知道能夠做這個角色的人不多，毛Sir當然是其中一人。但沒有想過老師會答應，導他很怕的！」她故意做了個鬼臉，旋即認真地讀昔日老師「又open 又乖」，演繹起來非常「準」。毛俊輝也說，這次再次和香港話劇團的演員們合作，非常享受。往日，大家是親密的工作夥伴，這次則是旗鼓相當的合作對手，大家一起鑽研探索，樂哉！「至於阿寶（馮蔚衡），我真的是看着她長大的。講到工作和專業上，不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導這個戲的。她來導，是因為她真的對表演和演員本身有着很深的認識，她本身是個很出色的演員。她自己也很喜歡研究這個的，花很多心思來鑽研。說實話，如果不是她導，我未必做。在我當話劇團藝術總監的那麼多年，她經常幫我做助導，我們大家在藝術上和表演上有種默契和共識，這很重要。而這幾年，她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尤其搞黑盒節很成功，嘗試了許多不同的方向。」

「從我的角度，我做導演，要看自己手上有什麼材料。」馮蔚衡說，「如果是這幫演員，那麼成熟和有實力的演員，就會去看他們怎麼理解這件事情。如果是一班年輕些的，很有才華，但沒有那麼足夠生活經驗的演員，可能就會往形式的方面去多少。很難得這麼一班人聚在一起去講表演。真的完全是給演員的一部戲。」

這次，除了毛俊輝飾演父親一角，彭杏英、劉雅麗也將回巢，與話劇團演員高翰文、辛偉強、黃慧慈聯合主演。大家都是好戲之人，同場飆戲，觀眾自然有福了。



■劉雅麗



■彭杏英

周末好去處

香港首個聯校設計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添浚）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設計組織，香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設計委員會主辦了香港首個聯校設計展覽《設計列陣》（DesignXcel），透過由3月開始的全年度協作，促進設計畢業生與工商業界的合作，讓設計系學生可以提早了解市場的真實需要，學習工業的生產過程，並推出真正能在市場售賣的設計，也給予市場了解設計的重要性，並提早物色有潛質的設計系學生，希望締造雙贏局面。

據悉，是次項目共有16間本地設計院校參與，並從4,000名2017年設計院校畢業生中提名各院校之畢業生與60多間公司進行協作，協作類別涵蓋五大主要設計範疇：廣告及視覺傳播、產品及工業、時裝及形象、數碼與互動、建築、室內、空間及環境設計。

超過200件協作成果於2017年10月5日至10月17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廳展出。展覽當中有互動裝置能夠將參觀者提供的相片變成無需用3D眼鏡也可以看到的3D立體相片、將科技與創新融合的智能辦公室等。其他活動包括3D立體拼圖工作坊、3D打印技術分享會等。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2017

第二十一屆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由即日起至10月30日舉行，以「電元種生」Cyberia為本年主題。美國媒體學者 Douglas Rushkoff 1994年著有《Cyberia》一書，揭示虛擬空間將如同十九世紀末開發西伯利亞般，成為一片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它在此書的前言曾如是說：「這是我們歷史上很特別的時候，所有皆可能。」這個當下，微波2017透過媒體藝術重建這片空間，重新審問什麼是「Live」，什麼是我們的「Lives」。是次藝術節邀請本地及海外知名藝術家參與，透過新媒體藝術裝置、錄像、講座、工作坊、外展活動、動畫及短片的方式，將嶄新媒體藝術作品及項目帶來香港。

藝術節主題展覽由即日起至10月22日在香港大會堂底座展覽廳舉行。免費入場。



■NONOTAK Studio（法國／日本）作品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遇上2017的《舞・雷雨》

2012年的新視野藝術節的《舞・雷雨》，既是鄧樹榮與邢亮添食之作，也是特邀香港舞蹈家梅卓燕連袂創作的嶄新跨界產物，迄今已經歷大中華世界的七輪公演。舞蹈版《帝女花》之後，對於《舞・雷雨》，鄧樹榮如是說：「（創作舞劇《帝女花》的）三年後，我倆（即和邢亮）決定再度合作，進行一項實驗，創作《舞・雷雨》——一齣無語言現代中國舞蹈及形體劇場。何謂中國舞，眾說紛紜，但一般的共識是：古典舞及民間舞是中國舞的兩大內容，前者來自戲曲，後者來自中國不同的民族。……（《舞・雷雨》）實驗的主要藝術方向是探討一種舞動語彙，既保留舞蹈/形體語言的抽象性，同時亦可以傳遞戲劇故事的精神。創作的人文方向是要以現代的精神去詮釋這個關於下一代對上一代的抗爭失敗、服膺於命運安排的倫理悲劇。」

曹禺《雷雨》原劇本的「所述時間」是一天。故事講述三十年前的周樸園與女僕侍萍相好，育有長子周萍。侍萍被樸園逼走後投河被救，嫁給魯貴生下女兒四鳳，長大後四鳳陰差陽錯又在周家當女僕。樸園與後妻繁漪育有兒子周冲，長子周萍與繁漪早就有了亂倫關係，周萍清醒後急於擺脫繁漪並愛上四鳳。與此同時，周冲亦喜歡上四鳳。眾人的多角情感拉扯，就在劇中的一個大雷雨天爆發。由於《舞・雷雨》是一齣無言舞劇，實在難以憑藉語言逐一交代前塵往事，偏偏原劇本就有大量

跨代恩怨情仇，必須通過人物的種種形體動作、情緒反應、場面調度，甚至道具的運用來達至戲劇效果。

《舞・雷雨》在舞蹈版《帝女花》的實驗基礎上，採取相對寫實的說故事風格、服裝和佈景設計，嘗試開創新穎又切合故事角色的舞蹈劇場語彙，再度挑戰「名著+劇場+舞蹈」的效果。比照之下，《舞・雷雨》更用力抓緊人物為表演主軸，全劇始於周樸園/父權、終於周樸園/父權；更由《帝女花》的「中國舞—現代舞—芭蕾舞」，進一步聚焦於《舞・雷雨》的「中國舞—民族舞」，有意識地豐富、廓清「中國舞」的具體內容，如古典舞的花旦行當、青衣身段，民間舞的藏舞、朝鮮舞、大蘭花、小蘭花、花鼓燈等，融合舞台化的日常生活動作，使得舞蹈語彙更創新多姿。

從跨界角度觀之，《舞・雷雨》所追尋的是較諸舞劇《帝女花》更精準、更具深度的形體語言。在創作過程中，《舞・雷雨》先由邢亮和梅卓燕帶領舞者摸索劇中人物身體的感覺，在「中國舞」的動作基礎上，分析每個角色可以容納的舞蹈元素；之後鄧樹榮作出戲劇上的指導與戲劇元素的編排，營造扣人心弦的戲劇張力。同時着力經營「大家長」周樸園的形象——周樸園多次按着繁漪坐下吃藥、多次命令長子下跪，最後天打雷劈，年輕一代一一倒地，只有周樸園獨坐沙發發笑。《舞・雷雨》將原劇本中訴諸語言的父權和絕對

權力，通過舞蹈語彙，形象化地轉化為整個家庭痛苦的泉源，也是最後「大雷雨」傾瀉前的最大陰霾。

2017年「劇場・再遇系列」的《舞・雷雨》，已是《舞・雷雨》的第七輪巡演。今回與江蘇省歌劇舞劇院的舞者合作，不論是舞者日常訓練還是舞劇排演，均在南京進行，可說是《舞・雷雨》南京版，也是「鄧邢梅舞蹈劇場」一次跨地域的移植。因此，如果說2012《舞・雷雨》第一版是要嘗試《舞・雷雨》的「中國舞—民族舞」，2017《舞・雷雨》南京版，就在實驗香港主創與內地舞者，在舞台表演藝術上才性氣質的融合。

2017《舞・雷雨》的創作焦點，在於從不同場面的戲劇處境及劇中角色的特點出發，加強種種舞躍動作細節的表演張力。如繁漪發現周萍與四鳳的戀情時，張扇後雙掌夾着扇面一拍，整個嫉恨交纏的情緒狀態表露無遺；飲藥一場，周冲重重按住繁漪的雙手，以示父權下妻兒弱勢處境的無奈；還有四鳳與母親侍萍重逢後，同時拿着蒲扇在大宅內走動，兩人在舞台上不同位置，皆用力在扇面挖出嘶啞的聲音，預示母女重複又悲慘的命運。細節的增加，除了作品本身的細緻化、工藝化，或許更符合個別舞者的精神面貌。由此可見，2017《舞・雷雨》體現了《舞・雷雨》作為一齣舞蹈劇場經典，日新又日新，不斷發展出一套符合人物身份的舞動語言的藝術過程。

2018香港藝術節小編之選 乾了這杯醇香烈酒

2018年的香港藝術節，將帶來近130場精彩演出。各花入各眼，在此，小編先為讀者推薦幾部自己最為心水的作品，它們的創作者都是經驗老到的藝壇大師、行家裡手，作品靜謐深沉又老辣獨到，一如醇香烈酒。

93歲高齡的法國當代劇場大師克勞德・雷吉將帶來自己戲劇生涯的壓卷之作《夢與狂妄》。全劇始於奧地利詩人特拉克爾27歲臨終前所寫下的晦暗長詩，如同一老一少兩個靈魂相會在60分鐘的舞台上。全劇超越了語言，直指形而上的生命哲思。在這幽靜的獨角戲中，詩人遊蕩着，旋出一個天才的狂喜、痛苦、掙扎、迷茫、生與死。93歲的藝術家在這個年輕人的詰問中讀到了什麼？觀眾將在極為昏暗的環境中欣賞演出，留下最難忘的觀劇體驗。

日本當代舞蹈大師勅使川原三郎，將聯同佐東利子，獻上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勑使川原三郎是少數能在國際舞壇享有盛名的亞洲舞蹈家之一，更令人驚歎的是，已經64歲的他不僅編創舞作，更一直活躍於舞台之上，保持着揮灑流麗的舞姿與高昂的表演熱情。他與老拍檔佐東利子的雙人舞親密、獨特、情感充沛，豐富的人生經驗與華格納的迷離樂章水乳交融。

在粵劇《霸王別姬》中，老信尤聲普將與羅家英同台較勁，演繹一文一武兩個楚



■勑使川原三郎（渡鳥舞團）《崔斯坦與伊索德》

攝影：Akihito Abe

霸王，加上梁兆明、尹飛燕、阮兆輝、任冰兒、新劍郎、宋洪波、廖國森、溫玉瑜等粵劇名伶同台演出，把歷達梨園二十多年的戲寶重現舞台。而著名的京劇藝術家于魁智及李勝素則將率領中國國家京劇院，帶來包括《鳳還巢》、《牛皋下書》、《挑滑車》、《打漁殺家》、《紅鬃烈馬》等多齣首本戲，更首次將《帝女花》搬上京劇舞台，令人期待。鍾愛戲曲又深諳西方劇場之道的著名導演毛俊輝則將帶領一班年輕粵劇演員，創作全新的粵劇經典《百花亭贈劍》，用當代劇場的眼光重新切入唐滌生深入人心的戲寶名作，尋找新的表現方式。

2018年香港藝術節將於2018年2月23日至3月25日期間舉行，除了130場演出外，還有超過300項相關的外展及教育活動。觀眾可於即日起至11月30日門票預訂。更多節目及訂票詳情請參考香港藝術節網站（www.hk.artsfestival.org）。

文：草草